

北大

BEIDA

北大精品
书系

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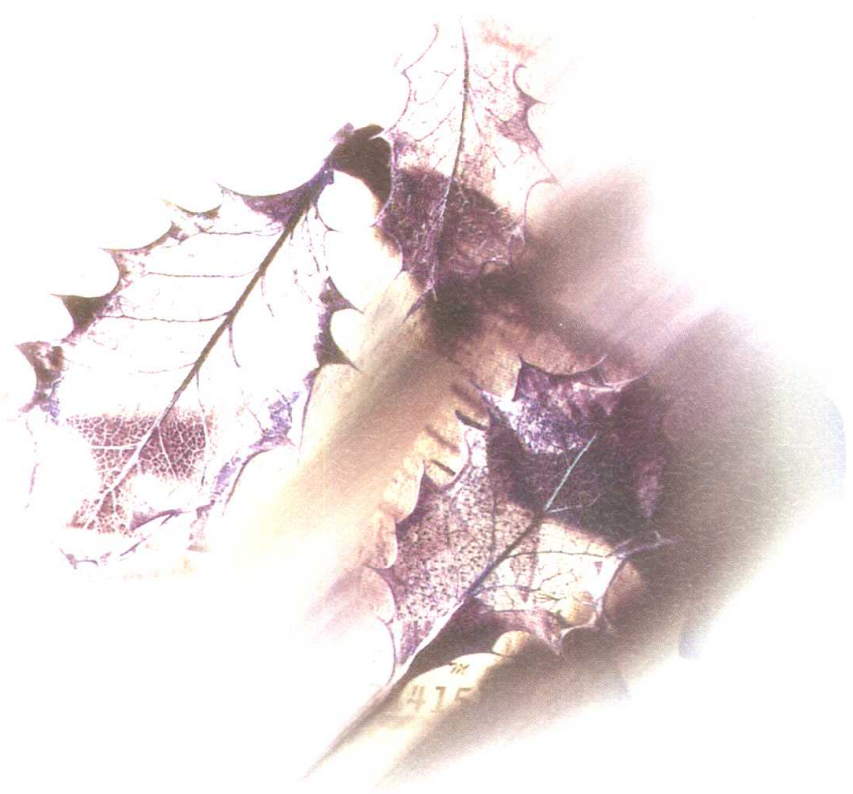
北大名流与北大精神

肖卫 / 主编

这是一部来自北大教授、北大学生及北大校园报刊上的美文佳作精选。

本书让你重回到上个世纪上半叶时期的北大，重温这段感人的历史，不禁让人感慨万千。一百多年来，北大培养了无数的精英，一百多年来，北大也经历了无数的沧桑变故。

本书是北大精神的完整体现。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北大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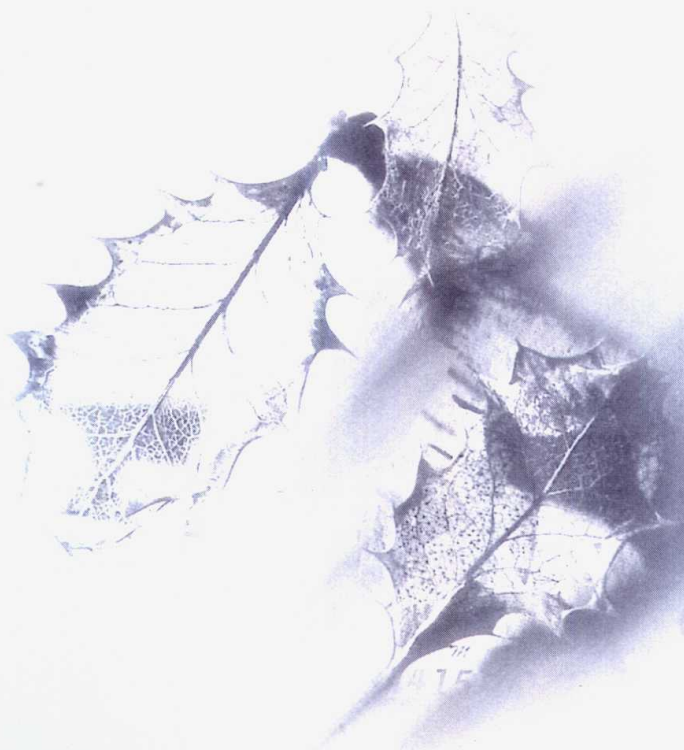
肖卫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北大岁月

北大名流与北大精神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岁月/肖卫主编. —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1.9

(北大精品书系:3)

ISBN 7-80675-017-7

I. 北.. II. 肖.. III. 北京大学—史料

IV. 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573 号

北大精品书系(1—5)

北大岁月

肖卫 主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08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责任编辑	乌力吉
封面设计	缪 萌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5 字数 1250 千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套

ISBN 7 - 80675 - 017 - 7/Z·007

全套五册定价:100.00 元

这是一部来自北大教授、北大学生及

北大校园报刊上的美文佳作精选。

本书让你看到北大人平凡而精致的一

面，这些随笔均是上乘佳作，记录了一

代北大人的所思所想，生活情怀。

本书反映了他们的日常心态、趣味、

解释着人生的方方面面。相信本书将让

你获得更多的情趣与启迪。



BEIDASUIYUE	目 录
北大岁月	

第一辑 北大回忆

-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3
- 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 茅盾 13
- 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 邹树文 23
- 记优级师范馆 王画初 31
- 北大忆旧二题 马珏 35
- 八年回想 徐崇钦 40
- 回忆“亢慕义斋” 罗章龙 43
- 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 俞同奎 47
- 毛泽东回忆北大 斯诺 53



第二辑 北大人物

- 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 陶希圣 61
-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顾颉刚 66
- 记北京大学的教授 柳存仁 72
- 志摩纪念 周作人 93
- 半农纪念 周作人 97
- 关于鲁迅 周作人 102
- 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周作人 112
- 蒋梦麟先生 朱海涛 116
- 胡适先生 朱海涛 119
- 钱穆先生 朱海涛 124
- 陈坦先生 朱海涛 127
- 胡适与鲁迅 曹聚仁 132
- 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139
- 记郁达夫 唐弢 146
- 达夫先生二三事 叶灵凤 151

第三辑 北大素描

- 联大琐记 李钟湘 155
- 汉花园的宁静 柳存仁 161
- 北京大学素描 张孟休 167



北大外景速写 陈世骧 177

第四辑 北大与学生运动

五四那天 杨晦 183

回忆“五四” 杨振声 190

“一二·一六”我在北大的

队伍里 寓尘 197

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 蒋梦麟 205

告北大同学诸君 蔡元培 217

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语宣传运动 ... 傅振伦 218

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 蔡元培 224

三一·八惨案中的北大学生 刘生浚 227

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 罗常培 237

五四运动纪念 胡适 248

“五四”偶谈 傅斯年 258

第五辑 北大情怀

我和北大 沈尹默 265

北大舌耕回忆录 邓嗣禹 281

北京大学预科 陶希圣 292

从“五四运动”到“六三索薪” 马叙伦 299

北大六年琐忆 田炯锦 307

令人难忘的叙永生活 周明道 322



北大岁月

留别北大学子的演说	刘半农 328
北大之精神	马寅初 331
北大感旧录(节选)	周作人 335

第一辑

北大回忆

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原书空白页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



北大岁月

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



青年蔡元培

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



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



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君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良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联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



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学科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



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略）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